

把学指挥的年轻人拉出来“遛遛”

——从上音学生今晚登台执棒交响音乐会谈起

交响乐队排练时,一般都由指挥对乐手“挑三拣四”。但是,记者昨天在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的排练厅里却看到,一个乐章排完了,乐队首席陶乐对指挥提出了注意事项和要求。原来,站在指挥席上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面对编制完整的管弦乐队,年轻的学生们缺少实战经验,有点紧张和忐忑。但是,经过乐手们的几天“调教”与磨合之后,今晚,8名指挥专业学生要在贺绿汀音乐厅轮番登台执棒。指挥家张国勇说:“如果不把学指挥的年轻人从课堂上拉出来‘遛遛’,那么,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永远是连助理指挥都当不了的‘半成品’,国内乐团指挥紧缺的现象,永远也改变不了。”

乐团呼吁 不绝于耳

在北京参加了全国两会后,张国勇回到上海就从机场直奔排练厅。他说心里有一种紧迫感:“各地都在紧锣密鼓推进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短短几年内,交响乐团一下子增加了几十家。但是,缺少指挥人才却成了大多数乐团的发展瓶颈。大家都在呼吁要改变现状,我能不着急吗?”记者从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了解到,2005年,该基金会属下的交响乐团联盟成员只有19家,去年仅内地就已经拥有54家交响乐团。但是,乐团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交响乐已经成为各地舞台的主力军。由于指挥人才严重匮乏,音乐总监缺任、虚任、兼任的现象较为普遍,乐团缺少驻团指挥、常任指挥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全国的乐团能够建立完整年度音乐季、具备实力有规律举办音乐会的乐团寥寥无几。为此,这些年来国内每当举办交响乐论坛,要求加强对指挥人才培养的呼吁不绝于耳。

对琴指挥 非改不可

张国勇曾任深圳交响乐团等乐团的音乐总监,目前还担任着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深知乐团缺少

指挥,等于少了艺术主心骨,因此,他在就任上音指挥系主任后,把建立指挥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当成了迫不及待要去完成的任务,“上音指挥系承担着向全国的乐团输送指挥人才的培养责任。但是,社会上的职业乐团奇缺指挥,高等音乐学府的指挥系学生,只能在教室里对着钢琴学专业,毕业后到了乐团当然无法胜任岗位工作。社会需求与学院培养不能对接的问题,不但导致难以改变指挥奇缺的现状,还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浪费,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他的忧虑,得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市教委和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等的理解。在各方的支持下,上音指挥系从去年起建立的“未来指挥家”系列,被纳入了上海市文教结合工程推进项目,已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学生指挥职业乐团的常态化机制。

各方支持 形成机制

“虽然是刚刚起步,但对于学

生来说,教室上课与排练厅实践,效果有很大区别,能够指挥公演音乐会,收获更大。”张国勇感叹道。“你看,学生站在指挥席上,面对的是比他们年龄大得多的乐队成员,总会有紧张和慌乱,出差错也难免。但是,乐团的职业演奏家们都能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重来。对于学生来说,这么多的乐手都成了老师,得到的不仅是经验的积累,更懂得了如何去交流,如何根据现场情绪进行应变和调节。”据了解,上音指挥系还实行学业竞争机制,不但为优秀学生提供执棒交响音乐会的机会,还联系了上海民族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等专业文艺团体,提供指挥不同品种音乐会的机会。他说:“虽然仅靠一所音乐学院的力量,一下子还改变不了国内乐团指挥奇缺的现状。但是,音乐学院绝不能袖手旁观,如不去尽力尝试,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资深记者 杨建国



■ 谭晶 图 TP

“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担心现在的青少年们会受一些歌曲内容的影响,太成人化和情绪化的歌曲会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个健康的歌曲环境,对于青少年们的成长非常重要。”全国人大代表、青年歌唱家谭晶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两会她提交了一份新提案《关于加大青少年歌曲创作引导力度的建议》。她希望国家和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引导和鼓励词曲作者创作出帮助青少年励志成才的歌曲。

谭晶介绍说,在写这份建议之前,她关注过一组数据:乐坛关注度最高的歌曲排行榜统计结果显示,2011年20期前十名、共两百首歌曲中,爱情歌曲占93%,公益歌曲、励志歌曲占7%,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歌曲一首都没有。上榜的爱情歌曲中,体现积极健康爱情观的不到20%,大部分是无病呻吟、苍白空洞的东西,有的甚至鼓吹快餐式爱情、买卖式爱情。“这些价值观模糊甚至扭曲的歌曲对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令人担忧。”

谭晶在提案中建议设立青少年歌曲创作基金,建设由业务主管部门掌控的创作基地,设立国家级的歌曲创作和音乐评论大奖等,“力争寻找一批像《让我们荡起双桨》《闪闪的红星》这样能够影响几代人的新时代经典歌谣。同时,从众多参赛作品中挑选出一批励志、阳光、积极向上的歌曲献给中国农村的广大留守儿童、进城务工青年等青少年群体,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用歌声鼓励他们自强不息、健康成长,奋发有为。”谭晶同时强调说,“不是不要大家喜欢的流行明星。我认为,包括王力宏、周杰伦、韩庚等等都是非常出色的,他们身上有很多才华都是青少年朋友所欣赏的。我也希望能够与他们有合作,请他们帮忙为青少年创作一些青年励志歌曲。”

驻京记者 孙佳音
(本报北京今日电)

古筝宛如一个人的交响

罗小慈《墨·戏》融合多种风格

古筝演奏家罗小慈近日推出原创音乐作品集《墨·戏》,在这张专辑中,她首次在演奏之外“献声”。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罗小慈表示,艺术本无边界。

专辑中收录了7首音乐作品,前4首为器乐作品。筝独奏《墨戏》宛如一个人的交响乐;大提琴与第二重奏《静夜思》体现了中西乐器的碰撞与交流,将思念的主题刻画得丝丝入扣、动人心弦;七重奏《山居》的童趣、素朴、快乐,筝与打击乐《功夫》的粗犷张狂和力量感,闪现出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

《咏梅》《如梦令》《蝶恋花》则是3首筝歌作品,这也是本张唱片的亮点之一。自弹自唱的形式古已有之,创造一种个性化、具有中国古典气质同时又体现时代性的新声腔是罗小慈一直探索的方向。近年来她跟随女高音歌唱家鞠秀芳学习发声方法,在这3首筝歌作品中,她借鉴了戏曲的润腔用韵,融合了民族声乐及通俗的演唱方法,一方面追求音乐的格调和韵味,另一方面注重与当代观众的交流与共鸣,力求明白晓畅,既有特点又好听。对于这样充满挑战的转型,罗小慈淡然表示:“艺术本无边界,古代的琴棋书画均是文人墨客必备的修养。头衔身份不重要,哗众取宠或故作艰深的心态亦不可取。创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否定、不断超越的过程,其间充满乐趣。”

本报记者 夏琦



■ 罗小慈 图 TP

老歌唤醒青春记忆

——罗克塞特乐队昨晚上海演出气氛热烈



■ 罗克塞特的演唱依然富有激情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曾经红透世界歌坛的瑞典国宝级摇滚乐队罗克赛特,昨晚上在上海大舞台开唱。对于这样一个承载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乐队,昨晚的现场观众显然以中年人为主。在短短1小时32分钟的演出中,尽管主唱玛丽已经无法飙出当年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但现场观众依然给予了齐声合唱的热情和雷动的掌声。

依然一头标志性的银色短发,但岁月的痕迹还是无情地烙印在脸颊上,今年已经53岁的玛丽虽然很努力地演唱,但10年前的那场癌症重患显然限制了她在高音区的发挥。相比之下,乐队的主创佩无论在体能还是音域保持上,都明显要好许多,整场演出中,他怀抱吉他游走舞台四方,又唱又跳,带动了全场气氛。

经过了几首歌曲的暖场,当《It must have been love》的旋律响起后,观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一起跟着音乐的节奏拍手,一起在玛丽的指挥下合唱,大家宛若置身于一个大派对中。这些20年前的流行歌曲,让许多衣冠楚楚的中年观众仿佛又回到青春岁月,站起身来和着音乐忘情地舞动。在数首歌曲的高音部分,玛丽因身体原因而降低了调门或干脆把话筒递向观众,大家仍然用掌声来鼓励她。其中一次,玛丽递话筒的时间过长,观众们唱着唱着忘了歌词,结果台上台下笑成一片。

不擅灌水的罗克赛特和观众的言谈交流并不多,只是卖力地在台上表演。《Joyride》《How Do You Do》《Fading Like A Flower》等经典歌曲逐一被唱出,玛丽返场演唱了《Listen to your heart》后,整场演出结束。虽然,整个演唱会时间不长,但上海观众用宽容的心态为谢场的罗克赛特乐队奉上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本报记者 罗震光

儿童文学不等于浅薄故事

——作家学者谈对创作和阅读现状的忧虑

假如一天有25个小时,你会做些什么?上海少年报社日前举行的一次活动中,给出了这样的命题作文,但90%的学生写的是做作业或玩电脑,只有个别学生提到了阅读。日前举行的“上海市儿童文学迎春座谈会”上揭晓了“2011年度上海市儿童文学最佳作家作品”13篇,陆梅的《看树》、梅子涵的《十三岁的故事》等获奖,在表彰这些作品的同时,不少与会者谈到儿童文学阅读和创作的现状时也提出了一些忧虑。

孩子没空阅读

上海少年报社副总编辑姜丽军提到两件事情。其一是日前少年

报社举行小读者小读者实践日活动,让参加的孩子现场写一篇小作文《假如有25个小时》。姜丽军说,在她所评卷的200多篇小作文中,几乎90%的孩子写到如果每天多出一个小时,肯定就是被家长布置的多出来的作业占据,或者就是利用这一小时玩电脑、看电视,只有个别同学写到会用来阅读、发呆、想象,只有一个同学说会把这一小时用来和童话故事里的人物玩。另一次的活动中,他们让一些五年级的学生写一篇文章,与读过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结果大家写的基本都是喜羊羊灰太狼或者柯南等动漫人物,很少有人写到真正的文学作品中的角色。

姜丽军表示,文学读物被教辅挤占,孩子们的阅读时间和阅读故事的渴望被学科竞争剥夺,儿童文学塑人、养人的教育功能被轻视。现在孩子们的文学作品的阅读量甚至比20年前的孩子们有所下降,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感受的能力也差了,很多学生根本接触不到优秀的儿童作品。

作品水准下滑

孩子们不读儿童文学作品,一方面固然是没时间读,另一方面,儿童文学作品本身也存在问题。上海市儿童文学研究推广学会会长张锦江说,目前不少儿童文学作家的生活面比较狭小单薄,“儿童文

学之大是生活之大,儿童生活应包罗万象,应是新的生命的百宝全书。但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部分写来写去就是在一个小小的生活空间里,很多儿童文学作家远离儿童缺乏生活,更多的是凭借一点道听途说,凭空编造一些毫无生活容量的学校故事。这种生活的局限面不突破,儿童文学的大作品是很难出现的。”

张锦江说,儿童文学不等于浅阅读。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所谓儿童文学作品大多是浅阅读的读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一些所谓的儿童文学几乎是疯狂地乱编故事,儿童文学作家中“统货”比较多,好像只要能编一些儿童故事就是儿童文学作家了。儿童文学作品变得浅薄,失去了分量。好的儿童文学应当能让小读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层一层地品味出作品的不同内涵来。 本报记者 夏琦